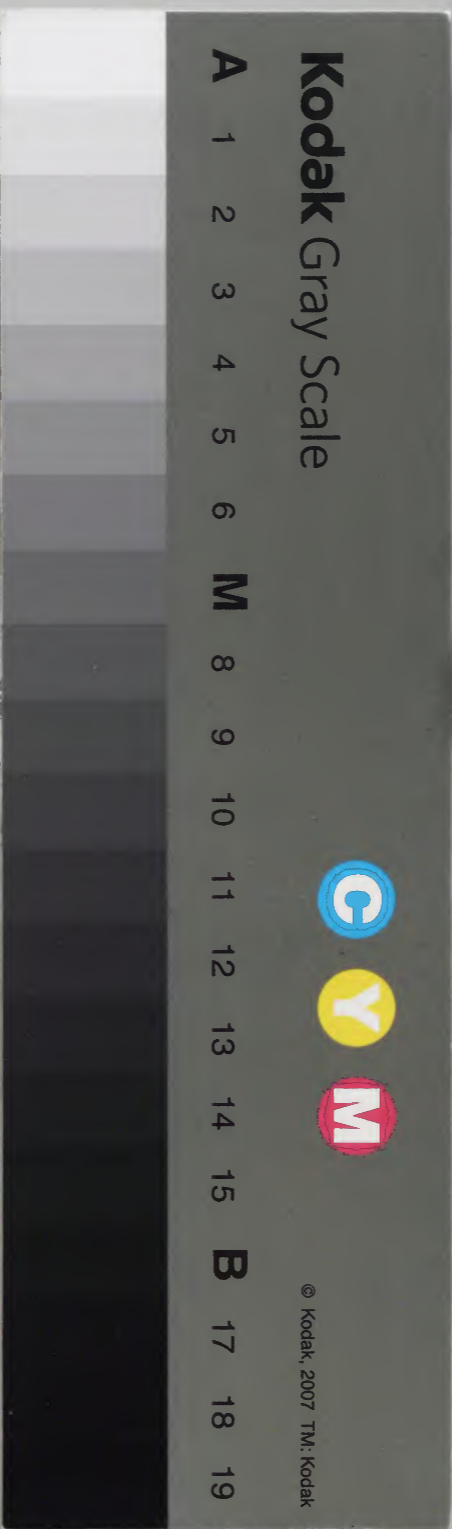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隋紀

自一百七十九  
至一百八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 86 )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隋紀三 起上章涇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隋志同安郡

改晉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 三月辛卯以揚州 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

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 文帝



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隋制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

懷州帥步騎五萬討平之帥讀曰率賀若弼復坐事

下獄若人者翻復扶上數之曰數所具翻公有三太

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

釋之它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

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居承翻下同范蠡

邪音耶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索

我語頴曰語牛倨功臣正宜授勳官隋置上

不可預朝政朝直弼後語頴皇太子於

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

脉邪脉脉有言不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

意終不改也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九厥

諒史萬歲出馬邑道即朔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

秦州行軍總管天水郡置秦州長知兩翻晟受晉王

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易以因取諸藥毒水

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于是大驚曰天雨惡水雨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

具翻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

出靈武無虜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頭遁逃

而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蓋達頭聞王來而遁晟

將兵從別道與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

達頭相遇耳

昔人以有  
功索官今  
人以有錢  
索官亦不  
神及



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

非敦煌戍卒乎

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使疏吏翻下同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復扶又翻下同敦徒門翻

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

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

數百里虜遠遁而還

積七迹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帝紀十九年六月

史萬歲破賊據本傳在今年紀誤也按破賊當作破達頭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

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

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民

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

上時掌翻地無不載涂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干

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偽于帝又遣趙仲卿為

築金河定襄城

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隋志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榆關總管定襄即雲內縣之

恒安鎮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

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

汝為吾子而欲敗之

使疏吏翻

不知何以責汝俊慙

怖怖普布翻

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

帝

子獨俊病死耳

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

之王府僚佐請立碑

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錄事功曹

記室戶舍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閭祭酒參

典籤等釋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上在事也上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

徒與人作鎮石耳鎮之人翻壓也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

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

廢栗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斯

二事者二帝之失也可以為法乎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

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

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

矯飾之行行下孟翻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鏡蜀鏡蜀人

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

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后君也儲后猶言儲君也好呼

翻到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具衣服各留

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

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

合淹菜為菹醬醢也肉醬豉醬皆謂之醢又菜菹謂之醬內則芥醬汝嘗作上士時

常所食也謂勇仕周時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

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

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

對曰於東宮乃賀也朝直遙翻帥讀不得言朝日率少始照翻上曰

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

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隋制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纒瓦

禍始

朝東宮不  
今上知何  
也  
辛亶



耳犀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大宗舜五章裳藻粉  
 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襟襪裙革  
 帶金鉤鏤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鞞隨裳色  
 火山二章王具劔火珠鏢首瑜玉雙珮朱俎雙大綬  
 四采赤白纁緝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  
 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  
 二玉環朱鞞赤舄以金飾標彼小翻襪雛免翻鏤丑  
 例翻又彼列翻紕頻彌翻鏢紕招翻綬音受纁匹沼  
 亮翻廣苦曠翻 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

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正冬朝賀任土

作貢別上東宮別上時事非典則宐悉停斷斷丁自

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姓

疾二日而薨元妃薨見一百七獨孤后意有佗故甚

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

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

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塋娣音弟嶷魚

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

勇過惡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伺相吏翻

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數所大臣用事

者廣皆傾心與交謂楊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

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爲于僞翻饌

也具食申以厚禮申重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

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屏必唯畱老

有子不育以此賢廣后真可笑

妬其子

翻嬰居

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

勇過惡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

伺相吏翻

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

數所

大臣用事

者廣皆傾心與交

謂楊

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

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

爲于僞翻饌

也

申以厚禮

申重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

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

屏必

唯畱老



醜者衣以縵綵

衣於既翻縵莫半

給事左右屏帳改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

去羌呂翻

上見之

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

好呼到翻語牛倨翻

意甚喜侍

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

相息亮翻

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

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來和韋鼎皆識帝於

潛躍故尤信之

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

邪音耶

晉王廣美姿儀

性敏慧沈深嚴重

沈持林翻

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

敬接

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

言聲名狼籍甚盛朝直遙翻下同

冠

於諸王

冠右玩翻

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

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

泫戶賦翻

廣曰臣性識愚下常

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

加屠陷

恒戶登翻

每恐讒譖生於投杼

川曾參母子事

鳩毒遇於

杯勺

杯勺皆飲器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勺市若翻

是以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

勇小字覲地伐

我為之娶

元氏女

為子偽翻

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

阿鳥葛翻

使

有如許豚犬

曹操曰如袁本初劉景升兒豚犬耳後遂以詆其子

前新婦遇毒

而天

天於紹翻

我亦不能窮治

治直之翻

何故復於汝發如此

意

復扶又翻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



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

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幾音耶廣又拜鳴

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勝音升自是后決意欲廢勇

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安陸郡欲述近

已奏為壽州刺史淮南郡舊屬南則為豫州屬北則為揚州開皇九年改曰壽州近其

斬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

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

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謂南

北伐突厥也數所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內宮即

國諱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

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處音呂呂翻然能移主

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

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朝直廣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少始素凡有所為皆先

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

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此

不韋之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說輸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

圖夫音扶令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

與孔熙誘  
范曄博故  
為拙行李  
淵出私錢  
使高斌廉  
輸與裴寂  
同肩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隋紀三 文帝 七



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

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朝直遙翻勝音又儲后以

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

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

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

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

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

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思

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復扶又翻

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宐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

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

禍至無日矣令力翻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

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揣初后泣曰公

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内使

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

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昵尼疑阻骨肉我

所以益憐阿廢者廣小字阿廢常恐其潛殺之素既

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遺于使贊上

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文帝



造諸狀勝

新豐縣屬京兆狀於協翻

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

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

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

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

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

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何相史翻下同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織介

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臯上遂踈忌勇乃於玄

武門達至德門

玄武門隋大興宮城正北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隅

量置候人

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

量音良

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

以上

侍官謂直閤直寢直齋直後備身直長等蓋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

名籍悉

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

屏必到翻去羌呂翻

出左衛

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

蘇孝慈有器幹故山之隋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

勇

愈不悅太史令表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

廢上曰玄象久見

見賢通翻

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

也

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年卷梁武帝太清三年

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

姑臧段達

姑臧縣涼州武威郡治所

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

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誼詢過失日聞段達因

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

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

上時掌翻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

考異曰帝紀丁未至自仁壽宮今從太子勇傳



翌日御大興殿

開皇三年上入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大興殿宮曰大興宮宮北苑曰大興苑或曰帝由大興郡襲封隋公以登大位故以名新都宮殿城苑

謂侍臣曰我

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樂音洛

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

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

稱尺證翻

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

數所為翻

故於眾中發問

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

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下利

令力丁翻還從宣翻又為于偽翻

不解衣卧

昨夜欲近廁

廁間也近其斬翻

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

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

壞音怪邪音耶

于是執太子

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

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

子檢校劉居士餘黨

言自仁壽宮奉勅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

太子

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

語牛倨翻

居士黨盡伏

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射音夜

自檢

校之何關我事又云管大事不遂我先被誅

謂禪代時事被

皮義翻

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第一事以上不得

自遂

上時掌翻

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去音上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

恒戶登翻

我以布衣

時所生地復居長

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



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居幾

豈其婦初亡謂元妃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

曰會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父對直類翻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

寧初生勇長子儼封長寧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

遣來索索山容翻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晉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

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好呼到翻今儻非類便亂宗祏祏音石我

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堯舜如朱均不肖不付以天下

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恒戶登翻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晏諫曰元晏封九原郡廢立

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

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臯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

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

人自然永息以文理觀之不字必誤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

孝慈解左衛率率如字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

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須求也尚

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

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惡鳥路翻高緯陳叔

寶豈孽子乎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孽嘗令師姥卜

吉凶師姥巫媼也姥女老稱姥莫補翻語臣云語牛俗翻至尊忌在十八



年此期促矣上法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

覽齊書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見高歡縱覽者蓋崔子發齊紀也。泣戶映翻

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

分收其黨與勝音升邪音耶分扶問翻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

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

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

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織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

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左衛右仗也

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

者為防元旻耳為丁偽翻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

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先悉薦翻時

衛士皆佩火燧燧取火之木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

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

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六局藏徂浪翻貯直呂翻索得之索山客翻大以為怪以

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

子常飼馬千匹飼詳吏翻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詰去吉翻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

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

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為太子之鼻上及

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使疏吏翻下同冬十月乙丑上

元旻不以諫死而以譖死

通鑑卷之九 隋紀三 文帝



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邪音耶上戎服

陳兵御武德殿武德殿在延恩殿西集百官立于東面諸親立

於西面諸親謂屬籍宗親也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

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勇再拜

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

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哀

而不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時上覽之

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螫手螫蛇螫手壯士斷腕楊素以護

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不宐復留意復扶已已詔

左衛率司馬夏侯福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典

膳監元淹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前吏部侍郎蕭子寶

前主璽下士何竦主璽下士後周並處斬妻妾子孫

皆沒官處昌車騎將軍榆林閻毗閻毗榆林盛樂人

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

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瀛州河間郡後煬帝謂太翼曰

源是賜姓為盧氏孫恂曰漢有特免死各杖一百身

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

令晉文建隋率更令掌東宮伎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樂漏刻更工衡翻

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道衡不終

物奴娼等事

左衛率司馬夏侯福

前吏部侍郎蕭子寶

前主璽下士何竦

皆沒官

車騎將軍榆林閻毗

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

瀛州術士章仇太翼

源是賜姓為盧氏

孫恂曰漢有特免死

各杖一百身及妻子

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

作大匠高龍又率更

令晉文建

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樂漏刻更工衡翻



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散悉賈翻騎奇奇翻皆處盡處其罪使自於是盡處昌呂翻

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于內史省給

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

楊孝政

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

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時掌翻上怒撻其胷初雲昭

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

數所角翻左庶子裴政屢諫隋制左庶子領門下坊勇不聽政謂定

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夢道路籍籍此於

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

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襄陽郡唐令則為

勇所昵狎昵尼質翻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

責之隋制右庶子領典書坊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

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

隋志無沛國劉臻先世仕於江南江以南僑置中原郡縣猶以沛國為貫平原明克讓克讓

以平原為貫猶劉臻也魏郡陸爽魏郡置州並以文學為勇所親

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

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解尸買翻夏侯福嘗于閤內與勇戲福大

笑聲聞於外戶雅翻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數

角翻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

執法者治之治直之翻下同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為子偽翻

劉行本可思



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  
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  
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  
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娥媚

娘武 娥音洗馬李綱隋制門下坊司經局置起白勇曰

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左右庶子謂之官卿漢高

太子故言東宮官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坐祖臥翻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

累邪累力瑞翻 邪音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直治

音洛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

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

陛下别白言之乎為于偽翻下皆為太子性本中人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謂為同別彼列翻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

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

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音邪

耶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

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

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

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

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



被皮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

臣之終見踈弃也。更工自古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鮮

淺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朝直左

右皆為之股栗。為于會尚書右丞缺有特請人上指

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

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厥九勿初不

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陳其

也數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

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朝直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

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

堂稱寃者數百人。令刀丁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

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為于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

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擗弼角

角翻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寃惜

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廣始

儲宮而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

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

宗也洪州摠管郭衍預焉。隋志豫章郡平陳由是徵

衍為左監門率。隋志東宮置左右監門率掌詔帝囚

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

失刑

大奇

索子玄感  
以及誅述  
子弒帝張  
衡死於謗  
訕何利之  
有



頻請見上申寬

見賢遍翻下同申伸也明也

而廣遏之不得聞勇

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

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狂病而死者為顛鬼著直初帝之克陳也開皇九年克陳天

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後齊御史臺置

人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

弱諸王擅權言秦晉蜀三王分據方面也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

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

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

翻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一卷宋太宗泰始三年

精如晦

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杜果有名周隋間皆預選選者吏部選宣

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有知人之名見玄齡歎曰僕

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

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

俱以子孫託之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

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隋志佛

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

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

經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

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

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

北嶽恒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

吳山亦謂之吳嶽也鎮即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鎮

曰會稽荆州其山鎮曰衡山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青

州其山鎮曰華山青

三



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山、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隋開皇十四年，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恒嶽嵩嶽皆先有廟。四瀆江河淮濟。沙門毀佛像。

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是歲徵同州刺史蔡

王智積入朝。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智積，帝之弟。智積，帝之弟。

子也。智積，帝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

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

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

禍也。」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齊郡齊州行參軍，在

義之上。杜佑曰：隋開皇三年，詔置官以曹為名者，並以為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

煬帝置諸司書佐，收行參軍為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伽求迦翻。送流囚李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滎陽，縣屬鄭州。哀其辛苦

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縲，黑索；紲，繫也。

力追翻。紲，息列翻。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援，送之卒。豈不愧心哉？叅

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不能如期。吾當為汝受死。為，于偽翻。遂

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

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

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

恐非國法



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寤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曆七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雍縣岐州治所

雍於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長一巨亮翻自爾

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

外道則去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美玉璣者正天文之器璇似宣翻京房

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矩日長振古希有詩振古如茲毛

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史言袁充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尚書右

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丁酉徙

以諛苦將作

誣天以病民



河南王昭為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

管韓弘於恒安 馮門郡隋代州厥九勿翻迦古牙翻

以晉王昭為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降戶 六月

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使疏吏翻 乙丑詔以天

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 校戶 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

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 漢置太學晉武帝立國

博士以授生徒後魏太和二十年於四門置學立 殿

內將軍河間劉炫 殿內將軍即殿中將軍隋避諱改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

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勝音 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

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

作亂 獠盧皓翻 以衛尉少卿洛陽文昇為資州刺

史 隋志洛陽縣屬河南南郡洛州資陽 鎮撫之文昇名

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開皇十三年置大

應靈縣本漢南安縣隋置大牢 文昇單騎造其營 奇

鎮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謂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

也羣獠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說輸芮翻帥 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

所類翻下同 帝

撫夷



千匹壬辰以文昇為遂州總管隋志遂寧郡潮成

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隋志義安

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潮州蒼梧郡梁

置成州隋後改封州高涼郡置高州酋才由翻長知

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江嶺謂江南嶺南也事平除盎

漢陽太守隋志漢陽郡後魏曰南秦詔以楊素為

雲州道行軍元帥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長孫晟為

受降使者長知兩翻晟承正翻挾啓民可汗北擊步

迦挾戶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迦古牙翻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突厥思力俟斤等

厥九勿翻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

萬而去畜許又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

之帥讀又翻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復扶又翻恐其越逸

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

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騎奇寄翻大破

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寇

抄積七迹翻素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

南公淮南郡公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

武帝太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

清二年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符璽局屬門下省

下選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直長四人萬年屬



京兆壘斯氏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

秦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

主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

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

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

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曹魏中書置通事

正始中改為通事舍人屬中書省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益州總管蜀王秀容

貌瓌偉瓌古同翻有膽氣好武藝外呼到翻帝每謂獨孤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

會之討西襲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軍

繼進此必變疏再反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

司馬嬖甲義翻又博義翻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

曰壞我法者子孫也壞音怪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

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

漸奢僭按隋書元巖傳開皇十三年巖卒是後仁壽

楊素柳述同侍疾參考廢太子勇傳柳述傳皆然如此則有兩元巖長知兩翻造渾天儀多

捕山獠充宦者獠魯皓翻車馬被服擬於乘輿破皮義翻乘繩證翻

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

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令力翻上遂

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源師即北齊源

源師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隋紀三 文帝

蜀王秀不終



文宗之子蓋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

涕對曰師忝忝府幕敢不盡忠聖上有勅追王以淹

時月以當從隋書源師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

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

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

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平涼郡馳傳代之傳林楷

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

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

止覘丑廉翻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

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勝音其處私室處昌

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取肥

肉脯鮓乾肉為脯釀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襍裹而

納之襍防玉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

生無量壽國之時上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

來迎妓渠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

是妙善菩薩釋典善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臣謹按

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雨于二十三

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大寶殿在仁壽二十四日卯

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種章震滿虛空至夜

五更更工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

通鑑卷之九 隋紀三 文帝



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

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達雄之弟也雄自廣平王改

封清漳時又改封安德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

牛弘等修定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上令上儀同三司蕭

吉為皇后擇葬地為于偽翻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

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

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

云不凶我第不當戰沒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并州力戰而死然竟從

吉言吉邊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

謝余云宇文述時為左衛率率所律翻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

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

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語牛佑翻載作亥翻

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給徒亥翻卜年二千者

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識職吏翻記也

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

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大音抄

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義康郡公隋志高涼郡杜原縣

舊有宋康郡平陳改曰義康郡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

綾錦稱是稱人證翻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使使下疏吏翻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慶整

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  
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

慶整諫曰慶姓出齊大夫慶氏庶人勇既廢秦王已夢陛下見

子無多見賢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皮被

義翻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斷丁因謂羣臣曰當

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治直太子

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釘丁定翻杻九翻書上及漢

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收楊堅楊諒神鬼如

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華戶楊素發之又

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神妖於驕翻

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集文集也隋志曰

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

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

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

是邪邪音耶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

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獠魯連坐者百餘

人秀上表摧謝曰土時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

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

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數所且曰我不知楊

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處昌初楊素

嘗以少譴勅送南臺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面朝後

決刑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隋紀三 文帝



省御史臺曰南臺少詩沼翻

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

治直素恃

貴坐彧牀彧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

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

素由是銜之

詰去吉翻

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

道集

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調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于教義名理特所留心讀書至治亂得失

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長於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遇何也

治直吏翻彧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

遺于季翻

及秀得罪素奏

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

新唐志營州有

懷遠城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

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

裴肅

過音戈長知兩翻

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

隋志清河郡後周置貝州

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勛佐

命為眾所疾以至廢弃

頴廢見上卷開皇十九年使疏史翻上時掌翻

願陛

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皐已久

二庶人謂勇秀

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

經曰父子之道

天性也

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

不悛

悛丑緣翻

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

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

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

朝直遙翻

太子聞之謂左庶子

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

心動



吳太伯漢東海王耳

吳太伯注已見前漢東海王疆事見光武紀此張衡為裴肅解

也今力下翻

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

肅俠之子也

裴俠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復扶又翻

楊素弟約

及從父文思文紀

從才用翻

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

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碾磴

碾尼展翻丁度集韻碾女箭翻所以雜物器也磴五對翻並磨

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

勝音升

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

綺羅者以千數

妓渠綺翻

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

列清顯

隋書素傳作親戚故吏此逸成字

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

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

忤五故翻

有附會及親戚

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

而不撓者

撓奴教翻屈也

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

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

隋志越雋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

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雋州毗刺西寧蓋十八年以前也

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

以金多者為豪雋遍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

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

酋才由翻帥讀日率長知兩翻遺于季翻

毗置金

坐側

坐祖臥翻

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

衣於既翻

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

勝音升

今將此來

欲殺我邪

邪音耶

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

擊上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

處昌呂翻允信也當也

梁毗真漢子



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書洪範之言上時掌翻竊見

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

其視聽言注耳目也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

冬澍忤五故翻澍之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

所私皆非忠讜讜音黨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

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黎陽之變

卒如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夫音扶王莽資之於積年

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二事具漢晉紀卒子

恤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

揆鑒古今量為處置量音良處俾洪基永固率土幸

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詰去毗極言素擅

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將即又太子蜀王罪廢

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見賢

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

寢疎忌素乃下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

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

刺史隋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川郡及比素既

被疎被皮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

義翻



機密按述傳仁壽中判兵部尚書事尋拜兵部尚書修掌機密抗表陳讓乃令攝兵部尚書事素

由是惡之惡鳥路翻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

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

此三語便非大將

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若人者翻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交趾郡交州俚音里帥所類翻

駱越王築城

據越王故城此城蓋秦漢間駱越之王所築也遣其兄子大權據龍

編城交州舊治龍編縣隋志治宋平而龍編以縣屬州其別帥李普鼎據烏

延城帥所類翻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敦煌郡置瓜州有將

帥之略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

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

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

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降戶江翻送之長

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燕因肩翻榮性嚴

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為堪作杖

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

汝既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

宥之榮曰無罪尚爾况有罪邪被皮義翻使疏杖之吏翻邪音耶

自若觀州長史元弘嗣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



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

辱固辭上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

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

一糝皆罰之監古銜翻颺與章翻又餘亮翻糝音比每咎雖不滿十然

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

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絮雜水咽之咽於旬翻其妻詣

闕稱冤上遣使案驗使疏吏翻奏榮暴虐賊穢狼籍徵還

賜歛元弘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九月壬戌置常

平官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

平十二策隋志龍門縣屬河東郡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

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

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

足以具饗粥饗諸延翻厚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樂音洛願明

公正身以治天下治直之翻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

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

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誘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

斂之國其財必削斂力膽翻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囹余周翻又五

文中子議  
論及樹人  
多可載鑑  
太略



戈翻鳥媒也爾雅翼曰說文罔譯也率鳥者繫大業

末卒于家

卒子

門人謚曰文中子

通卒門人議曰禮男子生有字所以

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仲尼既没文不在茲

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

降於啓民

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

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

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

者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洛職乙啞蘇婆耶葛鳥

謹紇骨也啞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

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

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差蘇拔也

未渴達等有二萬餘兵得疑海東有蘇路羯三索咽

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比

禡九離伏唄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

氏略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人

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

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迦古牙翻可從月

入聲汗

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

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磧七降翻

通鑑卷之三 隋書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錫紫金魚袋司馬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隋紀四 起闕逢 困敦盡彊 圍單闕 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

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鑿輿不

章仇太翼



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

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

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

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命太子赦章

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年六十四高祖性嚴重令行禁

止每旦聽朝日晏忘倦朝直遙翻具阻雖嗇於財至

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

者勞問其家將即亮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

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

補用乘繩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

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衣於既翻

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

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

八百九十萬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較仁壽末

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

初有關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漢見戶不滿百萬也陳

氏之亡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戶未及五

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滋音茲殖音植禪音禪

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都郡為冀州此以古冀

州之域言之也然禹之冀州兼

有幽并營三州地其界比它州為最大其後以天文

畫壘分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冀州分隋

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文城臨

汾龍泉西河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

安趙恒山博陵河間涿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等

郡為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并營三州地故其戶最

多

益

齊

文

帝

二



多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

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此上總論文帝平生初文獻

皇后既崩獨孤后崩謚文獻見上卷二年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

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陳宣帝廟號高宗蔡氏丹楊

人也丹楊郡時置蔣州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隋制門下省納言二人其位任重矣此又一元巖前蜀王秀長史之二元巖封平昌郡公此元巖封龍涸縣公見隋書列女華陽

王楷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

有不諱須預防擬防禦也擬備也擬準也手自為書

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

覽而大恚恚於陳夫人平旦出更衣更工為太子所

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

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抵觸也今人詈人猶曰畜生言其無識無禮若馬牛犬豕然待畜養而生者也泫戶畎翻獨孤誤

我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

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儲嗣之重廢置之

不君臣皆敗乎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帖裨也帝之猜防太子勇

者知出蘇孝慈而不知備張衡之入寢殿也悌矣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

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

隋紀四 文帝



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此上叙帝所以見

大業略記曰高祖在仁壽宮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

美人尤嬖幸者唯陳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於別室

既還而傷而髮亂高祖問之蔡泣曰皇太子為非禮

高祖大怒齧指出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

巖等令發詔追庶人勇即令廢立帝事迫召左僕射

楊素左庶子張衡進毒藥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

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衛素

等既入而高祖暴崩馬總通曆曰上有疾於仁壽殿

與百僚辭訣並握手獻歎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

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

事遽令召勇楊素祕不宣乃屏左右令張衡入陳夫

拉帝血濺御屏冤痛之聲聞于外今從隋書

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

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使疏吏合中有

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

蒸焉杜預曰上乙卯發喪考異曰大業略記曰十

日甲戌文帝崩辛巳發喪壬午煬帝即位案長曆是

月乙未朔乙卯二十一日也無甲戌辛巳壬午日今

從隋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楊約出

書見上卷二年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

朝直遙翻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

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縊於然後陳兵集眾發

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書煬帝以曰令兄之弟果堪大

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房陵郡王隋志房陵

郡光遷縣舊曰房陵

置新城郡梁末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為光遷大業

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八男亦

帝



陰加醜害恐其為厲皆倒埋之按隋書北史皆云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于道實醜之也諸弟分徙嶺表仍勅在所皆殺焉今從之按通鑑下文大業三年殺儼及七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

仁壽宮丙子殯于大興前殿大興前殿大興宮正殿也柳述元巖

並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隋志龍川郡平陳置循州南海郡舊置廣州

蘭陵公主

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

不復朝謁復扶又翻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

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

送甚薄上時掌翻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與

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

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

宇文述自左衛率遷左衛大將軍豈特以舊諷御史

劾之劾戶際翻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漢王諒有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代秦王俊為并州總管自山

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

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

子勇以讒廢事見上卷居常怏怏怏於兩翻及蜀王秀

得罪見上卷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

方疆厥九勿翻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治直之翻

招集亡命左右私人始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

諒禦之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



十餘人將師亮翻所類翻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

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直朝

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

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

王頰者僧辯之子王僧辯事梁有平侯景之功倜儻

好奇略倜儻狄翻為諒諮議參軍隋制諸王府諮議

之下掾屬蕭摩訶陳氏舊將亮翻二人俱不得志每

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

井熒惑罰星儀曹鄴人傳奕曉星曆按隋制王府諸

黃道所經晉志東井入星天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

入地上井則可怪耳奕知諒有異圖詭諒不悅及高

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奇

寄翻屈區勿翻璽斯氏翻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勅字

傍別加一點高歡與侯景亦有此約又與玉麟符合

者開皇七年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

并楊益三總管統屬甚廣故為玉麟符漢王諒當就

既敗惟留守東西兩都用玉麟符至唐猶然

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詰去通占對不屈乃

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

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

皇甫誕

傳奕



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

旦陷身叛逆。結於刑書。結戶對翻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

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嵐州樓煩之地也。按隋志大業

四年方置樓煩郡。管下秀容縣。舊置肆州。開皇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廢。又按唐志樓煩郡平劉武周置

東會州。武德六年改嵐州。而義寧元年復分秀容置忻州。喬鍾葵者既為嵐州刺史。而隋志不載嵐州。建

置當考。嵐盧舍翻。宋白曰。後魏置嵐州。因崑嵐山為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

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荷下可翻當竭誠効命。豈

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

氣不撓。邪音耶。撓奴教翻。屈也。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

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

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說輸內翻。將即亮翻。此關

西謂蒲津。關以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南距大河

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

楊素反。將誅之。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總管府

兵曹聞喜裴文安。兵曹兵曹參軍也。聞喜縣屬絳州。說諒曰。井陘以

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

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

津。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度河東即蒲州。城陘音刑。羸倫為翻。帥讀曰率。文安請為前

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自武關入。則頓於霸上。自



蒲津入。豈須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

蓋欲乘高以臨長安耳。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

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

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

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

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

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

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

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

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

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絡繹隨王而至此則次

計王直資河北彼率天下之兵百道攻諒大悅於是

我則難為主人此下計也今從隋書

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趣河陽姓苑余姓由

大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焉水經

主大谷谷名在祁縣東南河陽縣屬懷州欲由此渡

孟津趣七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綦姓也此二

喻翻下同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涇音柱國喬

河略河南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刑柱國喬

滏音釜鍾葵出鴈門鴈門郡代州也時李景以代署文安為

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紇單虜複姓

可寒翻又達演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隋制左

翻聃他翻將軍領外軍宿衛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又云太

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又魏書官氏志後魏獻

帝次弟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按拓拔南都洛陽凡北

人從之南遷者三字姓複姓皆改從單字姓為河南

洛陽人丘和既洛陽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

人蓋即丘敦氏之後幕莫狄翻羅音離新唐志曰婦人施

數百騎戴幕羅幕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惟冒施帶

及頸武后時惟冒益盛中宗後無復幕

羅矣按惟冒起於隋騎奇寄翻下同詐稱諒宮人

文帝

文帝

文帝



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門司蒲州之城中豪傑

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

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棧州大業二年改滄州北

平郡舊置平州榮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

津百餘里諒忽收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此蒲

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斷下管翻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

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

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

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

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隋志臨汾郡

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絳州上黨郡後周置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周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澤州代州總管天水李景

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暉襲景將即亮翻景擊斬之

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二萬攻之復扶又翻帥景戰

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

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

司法呂玉司法即法曹行參軍並驍勇善戰驍堅儀同三司侯

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

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

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四 文帝

天

李景

馮孝慈  
呂玉

侯莫陳



得數百艘賈音古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

而濟遲明擊之遲直翻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降戶

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量音於

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

數萬以討諒使疏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

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

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直朝

遙翻為毓勸之子也豆盧勸見一百七十四卷陳毓

兄顯州刺史賢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荆州西言於

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

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

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

守屬在掾下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

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邪音當與卿出兵拒之濤

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

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

勤武等宿勤虜複姓後魏末閉城拒諒部分未定分

問有人告諒襲擊之考異曰皇甫誕傳云楊素

屯清源時素軍已追何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

暇自還襲毓今從毓傳

賢 豆盧毓兄

宿勤武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四 文帝



也結徒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稽胡步落稽也不

識諒射之射而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

開門納之亦翻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

隋志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

又不克魏郡置相州治安遂自滏口攻黎州隋志汲

縣舊置塞白馬津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比對黎余

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剛翻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河陰縣東魏置屬洛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輕墟恃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

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

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按九域志鄭州

鎮然其地在河南史祥既濟河擊余公理當遇戰於

河陽界水經志渙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公東南

流過河陽無辟城又南入于河疑須水當作渙水公

渙古闕翻杜佑通典作渙水音同則須字誤明矣公

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

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史寧從宇文氏於帝將發幽州

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

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隋志九江郡授上大將

軍拜廣州刺史拜廣州而使之往又以左領軍將軍

長孫晟為相州刺史隋志左右領軍府各掌十發山

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

毓誕死節

史祥

李子雄



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

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傳直召募得千餘人抗

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竇榮定見

五卷陳長城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

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

抱犢山下隋志恒州石邑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被

義翻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馬邑郡朔州與代

姓尉遲尉遲迥之亂義臣父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

獄高祖慰釋之後崇與突厥戰死義臣尚幼養於宮

中以其父誠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新唐志代

節賜姓楊氏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少

有東陞關西陘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

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復扶

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

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

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隋志臨汾郡霍邑縣後魏置

十八年改呂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

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高壁嶺名

同布陳五十里陳讀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

潛入霍山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禹貢所謂

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



留三百人守營漢晉謂軍司馬為軍司軍士憚北兵

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

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

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

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蹂人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隋介州治隰城縣而介休縣屬焉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

拒素於高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

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

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楊素軍自

長安來故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開皇十六年

謂之西軍源縣在晉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榆次縣梗陽鄉魏

成邑今梗陽故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此縣自

漢至晉皆為榆次縣地隋置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

清源縣因縣西行源水為名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

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降戶餘黨

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勞力王頰將奔突厥至

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

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

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

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過古禾翻竟為



所擒并獲頰尸梟於晉陽梟其首也羣臣奏漢王諒

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

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

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

嬖幸溺奴狄翻嬖卑義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

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

邪邪音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

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

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

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左傳辛伯有是言而孤突引之論式

甚翻告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

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易以鼓翻曾不知勢

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

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

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

十二成丁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曲課役各隨給田為差軍人以二十一成丁至是以

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故有是詔是後兵章仇太翼

言於帝曰陛下西命雍州為破木之衝木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



也故為破木之不可久居又識云脩治洛陽還晉家

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

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為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妓渠丙

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龍門

抵臨清關唐志衛州新鄉縣度

河至浚儀襄城浚儀汴州達於上洛上洛以置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長城縣屬吳

蜀王秀之得罪也見上卷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

通除名久不得調調徒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

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守式胄與和有舊

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

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

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唐六

漢武帝以李廣為驍騎將軍後省光武改屯騎為驍

騎晉文王立晉臺以為宿衛之官歷宋齊梁陳後魏

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

二人至隋煬帝改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尋以其所

置備身驍堅堯翻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

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

掘塹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立妃蕭氏

為皇后 廢諸州總管府後周置諸州總管隋因之又有增置今廢之

丙辰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

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劉方平交州見上卷

仁壽三年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隋志日南郡梁置德

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

出越裳隋志寧越郡置欽州越裳縣屬日南郡方親帥大將軍張慈等

以舟師出比景比景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帥讀日率慈蘇因翻是月軍

至海口林邑出海之口二月戊辰勅有司大陳金寶器物

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

將帥亮翻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隋志巴州其章縣舊置其章郡其一作奇牛弘傳封奇章郡賜賚各

有差賚來代翻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已卯以素為尚書令

唐六典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

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官魏晉已來其任

尤重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

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

京後周并齊以洛陽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

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夔

冊道左傳晉禦秦師於穀穀有二陵焉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以避風雨也酈道元曰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四 楊帝



山徑委溪，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經有盤殺石，蟠于蟠之山，盤蟠之山，蟠水所出也。石蟠之山，石蟠水所出也。所謂蟠有二陵，則石蟠之山也。千蟠之山，千蟠之水出焉。其水北流，瀍洛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惡南路之峻，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太蟠以東，東西蟠以西，明非一蟠也。魏書地形志：恒農郡有蟠縣。太和十一年，置縣有三蟠。山志又：有西恒農郡，治恒農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恒農郡。後周又置蟠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恒農宮。又熊耳縣，後周置，有後魏蟠縣。大業初廢。有二蟠及峽石山。新唐志：陝州峽石縣，本蟠，移治峽石。馬有繡嶺宮，靈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源宮。洛州永寧縣，本熊耳。西五里有蟠岫宮。南三十里有蘭峯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蓂莪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櫻桃。其北曰桃林，或者櫻桃。字後訛為蓂莪。遂為蓂莪道。道於南北，鎮城關。嶺巖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賈音古，嶺音闕，蓂子紅翻。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省悉景翻勅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入洛。早才早翻。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荆蕩渠也。考異曰：雜記作皇甫公儀，又云發兵五十餘萬，今從略記。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是歲營建東京，東去故都十八

開通濟渠

通鑑卷一百一  
隋紀四  
三  
山徑委溪，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經有盤殺石，蟠于蟠之山，盤蟠之山，蟠水所出也。石蟠之山，石蟠水所出也。所謂蟠有二陵，則石蟠之山也。千蟠之山，千蟠之水出焉。其水北流，瀍洛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惡南路之峻，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太蟠以東，東西蟠以西，明非一蟠也。魏書地形志：恒農郡有蟠縣。太和十一年，置縣有三蟠。山志又：有西恒農郡，治恒農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恒農郡。後周又置蟠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恒農宮。又熊耳縣，後周置，有後魏蟠縣。大業初廢。有二蟠及峽石山。新唐志：陝州峽石縣，本蟠，移治峽石。馬有繡嶺宮，靈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源宮。洛州永寧縣，本熊耳。西五里有蟠岫宮。南三十里有蘭峯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蓂莪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櫻桃。其北曰桃林，或者櫻桃。字後訛為蓂莪。遂為蓂莪道。道於南北，鎮城關。嶺巖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賈音古，嶺音闕，蓂子紅翻。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省悉景翻勅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入洛。早才早翻。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荆蕩渠也。考異曰：雜記作皇甫公儀，又云發兵五十餘萬，今從略記。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是歲營建東京，東去故都十八

通鑑卷一百一

隋紀四

三



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苑牆周迴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為渠以達于河

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

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山又東過滎陽縣浪蕩渠出焉是渠南出為汴水漢之滎陽石門即其地也隋志滎陽郡滎澤縣開皇四年

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焉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大梁即浚儀也引河入汴汴入泗蓋皆故道

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

也邗溝貫今揚州城中山陽今淮安州揚子今真州邗音寒

渠廣四十步廣古曠翻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

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艘蘇遭翻

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臯隋志鄭州滎陽縣舊置城臯郡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故以名宮

林邑王梵志梵扶泛翻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闍視遮翻

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覆敷又翻

以兵挑之挑徒了翻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躓音致轉相

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射而亦翻蹂人九翻

陳讀曰陣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

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四

煬帝

大

劉方

開邗溝



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杜佑曰林  
 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樹兩銅柱表  
 界處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  
 海宋白曰馬援討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至林  
 邑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  
 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銅柱五千  
 里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  
 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

楚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  
 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  
 卒於道卒子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  
 蘇威數色角翻素薦綱於高祖以爲方行軍司馬方  
 承素意屈辱之幾死幾居軍還久不得調調徒威復  
 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

以荐陷人

李綱出處  
甚正此仕  
路大受用  
人也

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按問劾戶綱又下得翻會赦  
 免官屏居於鄠鄠縣屬京兆郡爲李綱爲何潘仁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與六典所其內爲海周十餘  
 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象海中高出水百餘尺臺  
 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觀古玩翻北有龍鱗渠  
 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  
 夫人主之內命婦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  
 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  
 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  
 而布之芰奇寄翻芡巨險翻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

乘繩證翻去羌呂翻 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



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  
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用曹植清夜遊西園之詩以名曲好呼到翻騎奇計

翻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

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

呪職救翻詛莊助翻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為民

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贊高祖之母弟爽異母弟瓚藏旱翻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考異曰雜記作九月癸顯

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

洛口洛水入河之口御龍舟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按長曆是月戊子朔無甲子

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重直龍翻高工號翻考異

制度尤詳今從之長二百丈亮長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

朝直遥翻處直呂翻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

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螭丑知翻艘蘇遭翻下同又有漾彩

朱鳥蒼螭白帟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

板翕黃篾等數千艘翕託去蓋翻大船日翕篾音蔑後宮諸王公主

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尼女夷翻及載內外百司供奉

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

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

艨艟八權艇舸等數千艘滕莫公翻艘尺庸翻艨昨遭翻艇字書關權讀日棹



艇徒頂翻舸賈我翻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

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

岸而行舳音逐盧騎音寄翻下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

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音余極水陸珍奇後

官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餓於據翻契丹寇營州遼

郡置營州契欺詔通事謁者韋雲起隋志帝即位增置謁者臺改內

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通事謁者員二十人從六品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

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厥九勿翻可從刑入聲汗音寒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雲

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

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公使謂公事使

之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于犯約斬之紇于突厥小官紇下

沒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

仰視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

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城

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與高麗交

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

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

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

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為治書

侍御史治直之翻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

韋雲起破虜



虜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

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

向式亮翻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更工開皇

未婆實與向氏入朝朝直遙翻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

於鴻臚寺鴻臚寺主蕃客臚音問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

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復扶又翻鐵勒者匈奴之遺

種種章勇翻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

酋長皆號俟斤酋才由翻長知兩翻俟渠之翻族姓雖殊通謂之鐵

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

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

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

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

苾毗必翻楞盧登翻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啞昌栗翻

又徒結翻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

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使疏吏翻 二月

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異曰考

帝紀云尚書令牛弘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弘未嘗以為尚書令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左遷蓋紀誤也以

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

莫何

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隋紀四 楊帝



稠智思精巧思相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

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書日月星辰山龍

月於旌旗而闕三辰今復古制五經通義弁高五寸

前後玉飾詩云猶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為之何稠

用漆紗施象牙簪導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黃麾

弁加簪導自稠始也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

華盛以稱上意稱尺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

被水陸被皮禽獸有堪斃斃之用者殆無遺類斃

毘乃吏翻鳥程有高樹鳥程屬湖州郡國志曰古鳥

羽毛飾也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上

掌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地時人或

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所役工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

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

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隋志伊闕縣舊

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東京辛亥御端門唐六典

二百餘里乘繩證翻騎奇寄翻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

城南面三門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隋制五品已上服紫自公

中曰端門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珂螺屬生海中潔白如雪通

篇曰鵬入海為珂爾雅翼曰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

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貨蘇切

貝聲也董巴曰幘起於秦人施於武將文物之盛近

初為絳褱以表貴賤珂丘何翻褶音習

且盜亦行

史臣鋪張其事以戒後世大約云八萬十萬非盡然也



世莫及也 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

暕為齊王暕古限翻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

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行下孟翻 帝頗惜

各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關負留而

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勅納言

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 左驍衛大

將軍張瑾驍堅堯翻 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

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選宣戀翻 雖

七人同在坐坐祖卧翻 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

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其入任所歷之也宋未參

選者具脚色狀今謂之根脚 蘊遂之從曾孫也裴遂為梁將者功名從才用翻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帝令昭留守長安朝直遙翻 數月將還

欲乞少留少詩詔翻 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

甲戌薨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邁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於素並起二厄同至

傳酒者不悟是藥酒錯進太子既飲二日而毒發下血二斗餘官人聞素平常始知毒酒誤飲太子秘不敢言太子知之歎曰豈意代楊素死乎數日而薨後

素亦竟以毒斃按它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死妄 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有此論耳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

伎渠綺翻 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

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分扶問翻 素寢疾

厭於葉翻



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

診章忍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

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

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邪音耶守式又翻八月辛卯封

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倓徒甘翻燕因侑為代王

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弟帝

秦王俊謚秦孝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

修律令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鞏縣屬河南郡洛水至鞏縣人

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監古衙翻十二月置回

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

齊溫公之世齊主緯周封為溫公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

散悉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高宗太建十一年散悉

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

之色悉放遣之正聲謂鄭譯等所定之樂也開皇九年平陳

樂也杜佑曰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

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

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堅

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及隋平

陳後文帝聽而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置清

商署總謂之清樂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

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又開皇定令牛弘請帝以

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

置洛口倉  
回洛倉



音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可從刑入聲汗

音寒朝直遙翻富樂音洛少始照翻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

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

芳華苑積翠池側芳華苑蓋即西苑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

水蒲嚮龜鼉鼈水人蟲魚偏覆于地覆敷又翻又有鯨

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長直又翻又二人

戴竿上有舞者歛然騰過左右易處歛許又翻又有神鼇

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伎渠綺翻

衣於既翻舞者鳴環佩綴花眊眊乃吏翻課京兆河南製其衣

兩京錦綵為之空竭為于為網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

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隋制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帝改樂師為樂正

置員十人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

王隋志齊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

煬帝溺於淫聲以亡國自況淫昏甚矣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

脩謹

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

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

請厥九勿翻可從刑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

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辯卿等功也單音各賜帛甚厚

三月辛亥帝還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



海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求訪異

俗至流求國而還

隋書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是後陳稜自

義安擊流求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

初雲定

與閻毗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没官為奴婢事見上卷

開皇二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思相召之使

典其事以毗為朝請郎開皇置八郎朝請時宇文述

用事定與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

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

與可使監造上從之監古述謂定與曰兄所作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與

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廢太子

追封房陵王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

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

處昌曰翻帝然之乃鳩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

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間古覓翻襄城王恪之

妃柳氏自殺以從恪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

北巡省趙魏省悉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

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

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

復用律令矣復扶又翻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

劉炫

大業律

柳氏

以營造起述以殺長寧兄弟官之殺之無名則以興兵殺之小人用心至此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八 隋文帝



從容問炫曰騎奇寄翻炫熒周禮士多而府史少詩

詔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

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殿丁案不重校龍翻文不

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治

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

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

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處昌呂翻炫曰往者州唯

置綱紀此綱紀謂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

則長官自辟長知兩翻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

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考功侍郎掌內

外文武官吏之功課皆具錄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

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壬辰

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

為大夫舊上柱國下至都督凡十一等今改為光祿

散九大夫置殿內省殿內省掌諸供奉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為

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按及受冤枉而申奏之

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止

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止

作都水為五監改內侍省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

六府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加置左

通鑑卷之八十一 隋紀 楊帝



右禦衛改左右武候為左右候衛是為十二衛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

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丙寅車駕北巡已

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

勒來朝厥九勿翻可從刊入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

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行戶剛翻丙寅啟民遣

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伽求加翻辛未啟民遣使請自

入塞奉迎輿駕使疏吏翻上不許初高祖受禪唯立四

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四親廟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

祖獻王廟四曰皇帝廟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

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時定制尚書省六部各侍郎一人以貳尚

書之職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為工偽翻準

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祧上彫翻餘並分室而祭從迭

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祕

書監柳詵曰詵與辯同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

朕何所處呂呂翻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

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帝過鴈門帝改代州為鴈門郡

鴈門太守丘和守手又翻獻食甚精至馬邑帝改朔州為馬邑郡馬

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改定

州為博陵郡丘和目邊郡遷內郡以示賞也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

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時改勝州為榆

楊廓



林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厥九州為涿郡

郡改幽州為涿郡恐啟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長知兩

正翻啟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

人咸集霫居鮮卑故地保冷陁山南與支水室韋契

唐書室韋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晟見牙帳

中草穢欲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

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嗅許曰殊不香也晟

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

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

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

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

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芟所其貴人及諸部爭效

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涿郡長三千

里長直廣百步廣古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

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朝直巳亥

吐谷渾高昌並遣使人貢吐從噉人聲谷甲辰上御

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

宮改雲州為定襄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

旌旗千里事見二十卷漢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

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鈺鼓相

周法尚

通鑑卷百一

晉巴日煬帝

三



聞首尾相屬幟昌志翻鉦音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

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間古粹有

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

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

法尚曰結為方陣陳讀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

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

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鈎陳鈎陳曲陳如鈎象天之鈎陳星重直龍翻

陳如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騎奇

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

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

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可從刑入聲汗音

掌翻種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

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

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事見

七十八卷開皇十九年厥九勿翻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

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荷下言不能盡

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

改衣服一如華夏帥讀日率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

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璽斯氏翻

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

御帳誇胡  
築城備虜



未可深貶

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

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散音諸胡駭悅爭獻牛

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啟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

差又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乘繩證翻贊拜不

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

榆林東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

承紫尚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

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頴諫不聽頴退謂太常丞李

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好呼

復扶又頴又以帝遇啟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

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易以恐為後患又謂觀

王雄曰雄自安德郡王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

尚書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

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

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丙子

高頴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弼古弼字若人者頴諸

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頴

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

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

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勝音當朝執政將二

築長城

高頴宇文弼賀若弼死諫

失刑



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頽之力也及死

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先悉薦翻

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

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為意身雖羈

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澹徒覽翻與賀若弼善弼

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

家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卒子恤翻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

雲中沂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郡地也治金河縣縣有

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縣即漢盛樂縣地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

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重直用翻令宇

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

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

衣之以布衣於既翻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稽音啟啟民

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跪

伏恭甚上時掌翻下同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袒而割肉莫敢仰

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

天子空上單于臺上時掌翻單音蟬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

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

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四 煬帝 三



巳入樓煩關樓煩郡治靜樂縣縣有關官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

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

人過工禾翻衡乃先馳至河内具牛酒張衡河内人帝改懷州為

河内郡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開直道抵張衡所居行戶剛翻九月

巳未至濟源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内郡濟子禮翻幸衡宅帝悅其

山泉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食齊來代翻復扶又翻帝令

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巳巳至東都壬申

以齊王暕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

言冬十月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

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藝戶謂其家以技藝多者陪助也處昌昌口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改并州為張掖郡交市為互市也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

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

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好呼報翻誘音西撰士免翻朝直遙翻下同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

水之所出也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帝改瓜州為

至于西海此西海在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

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為西州翻善唐為納縛波地鄯時戰翻

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將即亮翻汎

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蒙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曰禹本紀言河出



即上秦者  
胡之指

崑崙泥洋里翻崙  
虛昆翻易以鼓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

壅遏故朝貢不通吐從嗽入聲  
朝直遙翻今並因商人密送誠

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

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

茲乎渾厥謂吐谷渾突厥也使疏  
吏翻厥九勿翻夏戶雅翻帝大悅賜帛五百

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

寶吐谷渾易可并吞谷音浴易  
弋鼓翻帝於是慨然慕秦皇

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

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

入朝復扶又翻啗徒  
監翻又徒竟翻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

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

亡卒子  
恤翻皆矩之唱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

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降戶  
剛翻帝

使裴矩慰撫之



外其張揚縣志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地理志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地理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附錄四



